

# 日本人为何用汉字来翻译西方概念(下) ◆ 罗山

1843年,上海开埠不久,麦都思和几个传教士来到上海,在当时的江海关附近伦敦传道会总部开办了墨海书馆,即如今的黄浦区福州路一代,现在仍然是书店密布的文化宝地。书馆用一台牛力驱动的铅字印刷机印制圣经等书籍。洋务先驱郭嵩焘称呼麦都思为“墨海老人”,有人认为“墨海”就是麦都思(Medhurst)的音译,不过更多的人说是取“翰墨海洋”之意,透着一股雅意。

麦都思还曾外出考察,他也像马礼逊一样乔装打扮,剃光前额头发,安上假辫子,戴上墨晶眼镜,身穿长衫,头戴瓜皮帽,走访江浙蚕和茶叶产地。这既说明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抱有一种真切的好奇之心,也反映出中国老百姓对外国人的陌生与不适应,如果说清代上层士大夫对西学多少还有一点微弱传承的话,那老百姓对洋人可真是完全的陌生了。

墨海书院先后出版了《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令作为文科生的笔者无言以对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主要翻译者均为伟烈亚力。伟烈亚力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等几何术语,还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虚数,并引入了 $x \div -1 = \dots \infty$ 等西方运算符号。“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等词,为当代学生创造了无尽的挂科可能。

这些酷爱新闻出版事业的英国传教士注定是闲不住的。麦都思于1853年来到香港,想起此前的办报经历,又搞了个叫《遐迩贯珍》的刊物,看名字很像某种神秘的宫廷御膳,其实是中国本土出现的第一个中文期刊,内容上也越来越世俗化,后来都开始登广告了。此后不久,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也创办了刊物《六合丛谈》,这是当时中文世界最好的综合性新闻刊物。其他刊物往往都是西方传教士劝人信教的,这部刊物虽不能免俗,但却以“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

今之变”为旨趣,刊登了大量世俗的国内外消息,其影响力远迈中国之境,尤其受到日本追捧。下面的一个故事就和《六合丛谈》的东传有直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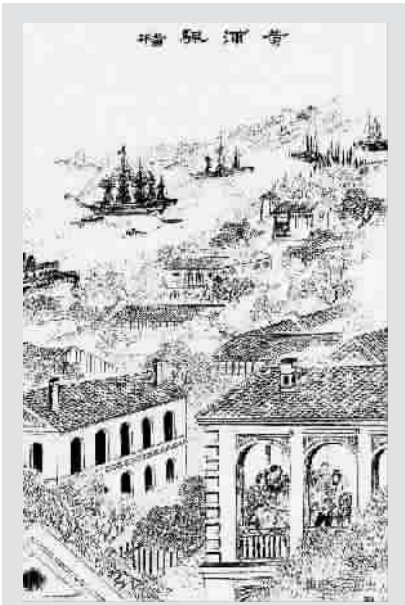
## 汉语新词给日本人打开世界之窗

日剧《神探伽利略》中,主角汤川学的黑板上常常满是物理、化学名词,中国观众看到往往觉得很熟悉,因为许多都是汉字词。“化学”是不折不扣的新名词,清末之前从未见于汉文典籍,不仅中国典籍没有,日本典籍也没有。“化学”一词的发明权,长期被理所当然地归功于日本人,毕竟人家科技先进嘛,科技词汇想必是人家发明的。但“化学”这个现在为中日两国所通用的名词,其诞生地是上海,创制过程中也有中国人的身影。

日本兰学(日本对西学的称呼)著作将荷兰语化学一词Chemie音译为“舍密”,看上去似乎有一种诡异的玄学色彩。此前,马礼逊《华英字典》可能是看化学家也把瓶瓶罐罐放到火上炼烤,于是将chemist(化学家)一词生硬地翻译为“丹家”,即炼丹药的方士。

20世纪80年代,新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王韬的日记受到学界瞩目。人们惊讶地发现,王韬于1855年在日记中记载自己观看一位“戴君”表演实验的经历。面对戴君“特出奇器,盛水于栢交相注,渴顿复变色”的现象,王韬恍然大悟,就把这种神奇的把戏“名曰化学”!这一记录早于已知的所有日文文献。

经过旅日学者沈国威的考证,这位戴君并不姓戴,而是一位中文名叫戴德生的英国传教士JamesHudson Taylor。关于“化学”这两个字究竟是王韬还是戴德生提出,学界有争议,当年戴德生的汉语水平相当一般,似



■《黄浦帆樯》,清末张志瀛绘。描绘王韬拜访上海墨海书馆和黄浦江上的轮船

出自清末王韬《漫游随录图记》

乎达不到自创新词的程度,故还是王韬发明的可能性更高一些。沈国威教授发现,这次戴德生在王韬面前表现的化学秀不仅仅标志着“化学”这个名词的诞生,更与“化学”这个译名日后东传日本有直接关系。

原来,王韬当年的正式职业是上海墨海书馆的雇员。王韬对“化学”这个译名甚是得意,转口告诉了书馆的传教士伟烈亚力。结果伟烈亚力也觉得不错,于是在墨海书馆出版的《六合丛谈》中沿用了这种译法。

### 16.喜欢红色

“林女士有没有跟你提起过她的儿子?”我问。“倒是提过。艳红知道,外孙从小不和我们在一起,感情淡薄。其实俗话说,隔代亲,更加亲。孩子毕竟是我们的外孙,女婿不认,外孙还是喜欢的。有一次,她突然问,要是孩子从国外回来,和我们一起过,你愿意吗?我回答很爽快,当然愿意……我的外孙早该成人了。”

“你外孙什么时候回来,她没说?”“不知道,我猜想她是随意说说的,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直到她死。”受害人跟父亲提起她儿子,是随口说说,还是别有含意?她应该有让儿子回来的想法,她跟父亲不是随便说的,而是试探。后来没再提起,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接着我提出一个要求:“能让我看看林女士的卧室吗?”那是小偷作案现场。他打开受害人的房间,我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总统套房”。西式红木家具,做工考究。

“林女士对家里被盗说过什么吗?”“没有。后来发现差点少了一只手表和一根项链。这两样东西是她老乌留给她的,林家的家传。艳红安慰我,想开头,真要偷了,生气也么(没)用,说这话时鼻子里哼出两声冷笑。”这又意味着什么?我在这本上记下“冷笑”二字。可见连环凶杀案的幕后者是谁,她心里明白。

对了,大橱顶上那只小木箱,想必就是警方记录在案的梳妆匣——是小偷作案的目标,也是行凶的工具。警方记录提到匣里有一本受害人的旧时日记,他们没翻。现在人已死,翻看日记也属于调查范围。在老人同意这一要求之后,打开金银箱。里面什么也没有,包括那本日记,我急促地问:“东西都到哪里去了?”“艳红拿掉了,她说,省得贼惦记。项链和手表交还给我收管。”他毫不回避地回答。

日记本呢?她自己保管。我莫名地失落。后来才知道,日记本被林艳红转移到我们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正要退出“总统套房”,我停下脚步:“好香,什么花香?”“茉莉花。艳红喜欢。现在正是开花的季节。我每次去小菜场总带几扎回来。放窗台上,窗帘遮住,你看不到。”老人回答。

明清两代,汉语文盲是东亚世界通用的书写语言,汉字是东亚世界的通用文字。不仅中国使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国的知识分子都以汉字作为主要书写手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孙中山在会见日本社会活动家宫崎寅藏、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潘佩珠,蒋介石会见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双方都是通过书写汉字“笔谈”来现实交流的。当时的东亚知识界因此拥有了极高的流动性。

1859年,日本德川幕府将原本不多的宗教内容删去后,以官方名义出版了《六合丛谈》的订本,让日本人第一次见到了“化学”一词。日本兰学界早对莫名其妙的“舍密”大为不满,一看这两个字非常兴奋。仅仅在《六合丛谈》传入日本一年后,兰学家川本幸民的《万有化学》就一口气删掉了所有的“舍密”,全部改为“化学”,此后经学校教育的普及,化学一词逐渐为日本人所接受,以致完全记不得自己原创的什么“舍密”了。就这样,诞生于中国的“化学”一步步传到了日本。

19世纪中叶,日语的词汇不仅尚未能影响汉语,反而是汉语的新词向日本输出,给幕府末年的维新人士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日本人大量造词,要到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时期。至于日本的所谓“和制汉语”新名词对汉语词汇系统的渗透则要到甲午战争以后了。

世界潮流摆在那里,中国人迟早都会形成一套新的词汇体系去描述这个科学昌明的新世界,中国的孩子们也迟早得接受中文版数理化试题的折磨。现在的日语面对新概念时,基本已经停止新“和制汉语”的创造,而改用假名音译,明末徐光启、利玛窦等先贤开创的华制新汉语至今仍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新的词汇几乎每天都在涌现,这就是中国人语言创造力的明证。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6月上

## 上海童话

陈姿羽



### 40.握住她的手

何莉群和公司管理层经过商量,这个事情必须报警。经过经侦大队的侦查,这笔钢贸案子终于破了。原来小赵串通华天公司的另外两个业务员,伪造了公章和合同,又破解了电子系统的密码,代替贸易部经理授权,把出库单更改为他们自己找的下家,然后低价卖掉赃。小赵和同伙分了钱,都辞职跑路了。经过追逃,公安局把他们三个嫌犯都抓住了,缴获了大部分赃款。童画立了大功,为公司挽回一百多万元的损失,何莉群对她大加赞赏。

临近年终了,公司历来重视的圣诞联欢会今年搞得特别隆重。在最高潮抽奖环节到来之前,司仪突然说:“现在有请何董上台,她有重要消息向大家宣布。”何莉群说:“童画自从加入我们公司以来,为公司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宣布童画晋升为公司办公室主任!”凯蒙很得意地看着童画,为自己当了一个合格的伯乐而兴奋,在他的眼里,今天的童画显得特别出挑,特别耀眼,仿佛罩着一层玫瑰色的光芒。自从在延安路车流中第一次看到受伤的她,凯蒙就再也没有忘记过这张有着两个可爱小酒窝的脸。

“天黑请闭眼!现在进行今晚最后也是最热闹环节,抽奖!今晚最高奖项是一台MacBook苹果电脑!”司仪说完,全场沸腾了,灯全部暗了下来。

黑暗中,童画的手突然被一个人握住了,握她的手温暖潮湿,手心有一点点微汗,童画紧张地想把手抽出,扭头一看,是凯蒙。凯蒙紧紧地攥着她,贴近童画的耳边,轻轻地说:“嘘!别出声,我们出去吧!”

凯蒙拉着童画悄悄地溜出了会场,来到了车边。童画糊里糊涂地被他拉出来,纳闷地问:“怎么啦?”“带你过圣诞呀!”凯蒙仍然紧紧握着童画的手,很绅士地打开车门,不由分说地把她送进副驾驶座,才松开手,上了车。

“我们去哪里?”童画问。“不告诉你!”刘凯蒙发动引擎,嗖地开了出去。车子开到衡山

路附近的一个酒吧,还没找到车位,远远地就能听到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声,凯蒙下车拉起童画的手走进去。凯蒙的手厚实温热,而童画的手凉冰冰的,被他的手包裹着,十分有安全感。

认识这么长时间,这是两人第一次牵手,童画的心砰砰跳。和世辉分手之后,她的生活里只有痛苦痛苦不停地痛苦,工作工作不断地工作,她已经变成一个机器人了,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情感,也不知道被人体贴是什么滋味。麻木了这么久,又一次和异性接触,仿佛就像一座冰山,迎面吹来一阵暖风,却因为冰冻得太久,不知道还能不能消融。

酒吧里人声鼎沸,欢快的劲爆舞曲点燃了整个酒吧,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欢聚在一起,在舞池中拿着啤酒唱着跳着,轻松美好温暖的氛围笼罩着每一个人。凯蒙把童画安排在一个高脚桌边,买了两杯啤酒过来,说:“今天是圣诞夜,我们就不要再在公司里过了,来,喝一杯!”童画端起酒杯,说:“可是何董她们还在会场里呢,我们这样合适吗?”“哎呀,你别担心啦!今天是圣诞节,本来就应该放松一下的,别提工作了,如果我妈说,就让她来说我吧。”刘凯蒙说,仰头大大地喝了一口。

童画也跟着喝了一口,到上海这么久,还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空气里充满了酒精的温热气息,让她感到从没有过的释放。

酒不醉人人自醉,童画的脸颊微微泛红,凯蒙看着童画飞满红晕的脸,笑着说她:“看看你,才喝了几口,就脸红了!”“是的呀,我没有酒量的,今天是圣诞节,我才不想扫你的兴,陪你喝一点!”童画说。“不过,你现在脸泛桃花,很漂亮呢!”刘凯蒙说。“你不要取笑我了。”童画低头害羞地说。“不过,我觉得你最美的还是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凯蒙说。

童画有点意外,不好意思地说:“怎么会呢?那时我晕倒了,哪里还有什么形象啊?”

凯蒙说:“真的,因为就是那一次见到你,我才会认识你啊!要不然,我们这辈子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在一起的,不知道现在各自在什么地方呢。”他又喝了一口啤酒,接着说,“对了,有个问题,我一直憋在心里没敢问你,就是那次,你为什么会晕倒在延安路的呢?那天晚上车子那么多,真危险,你那种无助的样子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你当时是遇到什么特别不好的事情了吗?”

## 红账本之谜

项纯丹



出了卧室,迎面是客房那扇紧闭的门:“这门一直关着?”“没有客人来,就一直关着。”“那天,光头小偷没进去过?”“没有。事发后,我们还进去查过一遍。没人动过。”

噢,我转身离去,刚走了两步,倏然想到了“莫非定律”——“于不疑处有疑”。我既然来了,对这里任何地方都不能放过。

“林先生,请开一开这扇门。”老人迟疑了片刻,顺从地拧动把手,推开门,“啊——”他失声惊叫起来。屋里一片狼藉,连床上的被褥也被掀开。我疾步走进房间,发现窗关着并锁着。那贼只可能从门进来,但警方记录没提到近日有人闯入。“这几天家里有人来过吗?”“家里来的除了警察,还有给我看病的朱医生。昨天下午公司领导来慰问。”“领导?都有谁?”“孙总裁、金书记,还有他们的助理,一个年轻、豁水(漂亮)的姑娘。还有几个主任……还有给他们开车的。”

那个漂亮姑娘准是苏心秋,改日要会会她。还有司机?西浦公司有多少开车的充当炮灰?我赶紧拨吴敏的电话。听到这里的情况,她表示立马要求局里派出警力,来现场勘察。我又叮嘱她拟一份到死者家慰问的人员名单,并从中标出不吸烟者。

事已至此,我不必跟他兜圈子了:“林先生,据我分析,杀害林女士的人是要一样东西。现在你女儿遇了难,凶手还是没拿到那样东西。所以又来偷。可见这东西很重要。你仔细想想,你女儿有没有提到过一样东西?”

想了好一会,他回忆起来:那是在她被砖头敲昏之后醒来……艳红睁开眼睛,见我一个人在旁边,试图欠起身子,我不让她动……只听见她嘴里发出一个声音,“红、红……”我耳有点背,听不大清,见护士推门进来,她就没说……从医院出来,她也没再提。

“红颜色?红色?她平时喜欢什么东西是红颜色的?”“多了,她从小喜欢红颜色的东西,红衣裳、红皮鞋、红皮包,就是现在四五十岁了,还是用红的多数。你自己也看到,她房间里的东西都是红的。所以,我猜不透究竟红什么。”“那要是跟她工作有联系的用品呢?对了,红账本——一件财务工作少不了的东西。”